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九十四

明 俞汝楫 編

盛典備考

尊孔子

修文廟別採材

洪熙元年浙江台州府言比文廟及學并按察分司廨
宇因海風傾塌欲重建之而頻年水旱民力不逮見有

沒入官屋請撤為之上諭工部臣曰廟祀先師何惜於此而取沒入屋材其文廟令有司別採材作之儒學及按察司聽撤舊材為之

奏崇孔子封號

成化十二年國子監祭酒周洪謨等奏臣聞近日建言者或欲加孔子封號或欲封孔子為帝要見本朝尊崇先聖之意以備一代之制臣按宋元加大成至聖云者不過言集羣聖之大成耳初不見聖人化澤流行於後

世之意若欲形容聖人道德之妙化澤之遠必須聖神
廣運為詞蓋此四字惟孔子足以當之如堯之德非不
廣運也而止於百年舜之德非不廣運也而止於一世
惟孔子聖化神化流被萬代此所以賢於堯舜也宋真
宗欲封孔子為帝下有司議或言孔子周之陪臣周止
稱王不當加以帝號殊不知夏商周之稱王猶唐虞之
稱帝因時制宜非有隆殺是前代之王天子之稱王者
也後世之王藩國而稱王者也若謂孔子周人當用周

制止宜稱王不必稱帝猶之可也若謂孔子陪臣不當稱帝則非崇德報功之意矣善乎先儒羅從彥論之曰唐既封先聖為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夫禮惟稱而已或者乃以周之陪臣為言豈知禮者哉臣又按唐玄宗既正孔子南面之位服以衮冕宋徽宗考正孔子冠服加十二旒金世宗加孔子冠十二旒服十二章今聖朝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其冕服既用天子之禮而籩豆則非天子之制六佾亦非天

子之樂乞教禮部會官計議或加美謚或封帝號如不加封或以大成至聖四字易為聖神廣運之數如不封帝或表明孔子周人當依周制其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非後世國王之王况今既用天子冠冕章服則亦當用天子籩豆佾舞宜增十籩豆為十二籩豆增六佾之舞為八佾之舞使天下後世知聖朝尊崇先聖而報其功者既正以天王位號復祀以天子禮樂與唐宋元之所封位號不同而禮樂亦無不稱也又樂舞之制古者

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祝歌堂下之樂而干羽舞於
兩階今舞羽反居乎上樂器反居乎下殊失古制仍乞
禮部尚書鄒幹等覆奏太祖高皇帝詔凡嶽鎮海瀆並
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惟孔子以善明先王之道為天下
師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比其封爵特仍其舊今洪謨
奏欲以大成至聖易為聖神廣運此四字出於伯益贊
堯之詞昔宰予謂孔子賢於堯舜則非贊堯之詞可盡
孔子之美不若大成至聖四字出於孟子中庸猶僅可

擬議至於所言聖朝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既用天子之禮則亦當用天子之籩豆佾舞之數惟太祖高皇帝建都南京始創國子監止用神主不設塑像故當時祭酒宋納奉敕撰文有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習乃革之詔今國子監所有孔子塑像皆因前元之舊不忍撤毀之故其冕十二旒衣十二章蓋因塑像之舊亦非聖朝之制而籩豆舞佾之數則祖宗斟酌已有定式若論孔子之功當極其褒崇則雖罄海陸之珍奇全

天子之名器亦未足以盡報本之誠所以我朝列聖有見於此舉因其舊無所增改况謚號之易否器數之加否舉不足以為孔子重輕所貴於孔子之道身體而力行之擴充而推極之以惠綏元元保乂邦家使舉世蒙至治之澤是乃尊崇孔子之實聖君賢臣所宜留意者也封號籩豆佾舞仍舊為宜詔從之

九月命增孔子籩豆佾舞之數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言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

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為孔子重輕請凡封號籩豆佾舞仍舊為宜臣竊以為孔子自唐開元封為文宣王被以衮冕樂用宮懸當時衮冕雖通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懸服必服天子之衮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為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于天下而被以天子衮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乃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

則禮為僭乞勅廷臣計議增籩豆為十二佾數為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可以格聖靈厚風化補前代缺畧之典備聖朝尊崇之制疏入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擬加孔子名號

弘治十三年直隸常熟知縣楊子器奏先師孔子名號未定似為今日缺典請取春秋祝文之義於大成之上

加以配天廣運至聖之下系以萬世帝王宗師夫尊之以天子之師享之以帝王之禮則名因義起制與位宜廟食之靈萬世安享而一代盛制備矣下其奏於所司

限立孔子牌位

嘉靖十一年都察院為立定程限毀擲天下邪像以永萬世定制事近該監生詹啓奏臣聞孔子得獲追崇尊敬之正自周末迄今未有盛於陛下者也皆因陛下真知孔子之心亦孔子運際昌期而遇聖君之在上也且

陛下欲毀孔子邪像盖因以木為骨以土為皮而聖上不忍遽以土木裝為聖人褻瀆孔子者也今日預聞見之列者悉各駭然臣且以為世之迂儒不足與議者矣昔者孔子沒子夏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當時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推之於情似亦不忍忘孔子而曾子竟不許之何也盖曾子以孔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者也此曾子尊敬孔子如此今人雖未面聆孔子之教實默

傳孔子之道何存心遠殊曾子歟抑與曾子相反而欲
薄于孔子者歟紛紛時議設非斷自宸衷孔子豈得光
明正大于今日者耶國學邪像臣師許誥已遵明旨正
議祭告毀訖竊恐在外有司官員明恃皇上聞見不及
阿從邪議視如泛常仍存原日邪形不遵今日制度致
使追尊孔子之禮竟成虛文寧不負於陛下者耶乞定
立程限毀擲天下邪像以永萬世定制等因奏奉聖旨
這監生所奏足見崇正在外所司官員因循不行改正

難保必無都察院立限期通行各該撫按官督令提學
官將各府州縣土木之像遵照禮部行頒去定式樣作
速立牌畫行改正并緊關事理著一體遵行仍將改正
日期回奏敢有違慢的著撫按官叅奏重治不饒這本
還送史館增入祀典欽此通行各處撫按官一體欽遵
查照施行

正孔子廟祝文牌額

嘉靖十年正月內禮部題為祀典事照得啓聖公祭享

近談本部會官擬議別立一祠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
孫氏配享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奉有欽遵通行欽
遵外據國子監別立啓聖公祠宇合命官前去本監相
視相應地方營建擇日興工仍行翰林院撰祝文祠額
應用再照先師孔子名號已正其祝文舊稱惟王今合
改稱惟師及舊額大成殿大成門今皆撤去牌額宜照
大門舊用文廟二字通行天下遵守則事歸一矣奉聖
旨先師廟堂題曰先師廟門曰廟門孔氏祠曰啓聖祠

餘依擬行欽此

隆聖裔

孔顏孟官制

洪武元年十月甲辰以孔子五十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希大為曲阜世襲知縣置衍聖公官屬曰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人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學錄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官屬

並從衍聖公選舉呈省擢用授希學誥曰古之聖人自
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
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雖不得其位會
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萬世為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
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
號蓋所以崇德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繩
其祖武朕甚憫焉當臨馭之初訪世襲者得五十六代
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領袖世

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歟可
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授希大勅曰朕惟德相天地道
合四時若此者古今罕焉雖然始伏羲而至有元聖相
繼賢接踵未嘗缺也然如仲尼者無且秦焚之後亡於
紀冊但存者未完獨仲尼誠通上下澤敷宇宙所以自
漢崇之至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號封至
極血食無窮其子孫世享榮祿所以前代以闕里之邑
職其子孫今是邑缺官導民俗以賢推惟孔希大最令

列傳但曰孔子以曾參為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而已唐韓愈竊附于聖人之徒其序道統之傳直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尚何說哉良由大學中庸二書混於載記篇中不與論語並集學者莫知其為道學之樞輿而討論之是以時君世主徒知推尊顏孟而忽於曾子子思自唐迄宋雖加曾子封爵而從祀猶列於十哲之後子思則杳無聞焉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仁宗始表章學庸二書而程顥程頤朱熹諸儒更相發明溯流窮源使天

特以希大授承事郎知濟寧府兗州曲阜縣事汝往欽
哉先是元仁宗授孔思誨為朝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賜
四品印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孔子之後襲
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非所以尊崇先聖之
意明年陞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賜三品印上謂禮部
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待其後嗣秩止三品弗稱褒
崇其授希學秩貳品賜以銀印希學思誨之孫也

優聖賢裔

宣德元年正月孔顏孟三氏子孫十人來朝辭歸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彼皆聖賢子孫其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顏孟三氏舊設教官訓其子孫必選端重有學行者爾以朕言諭吏部知之

訪求曾子子孫

嘉靖十一年禮部題諛學士顧鼎臣奏為崇植先賢系胄以隆道化事竊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其德與功垂之萬世直與天地同其高厚矣

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不惟心相授受且筆之於書以詔後世泄天地之精蘊揭宇宙之綱維匯六經之淵源掃百家之蹊徑考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所載如一貫之旨正心修身之學中和位育之功惟性善誠明之說王霸義利之辨微言妙道不一而足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豈小補哉暴秦坑焚之後學道不明漢司馬遷稱有良史才其序孔門弟子

下後世曉然知正則道統授受之功曾子為大而子思次之咸淳三年始封曾子為成國公子思為沂國公配享次於顏子躋於孟子之上而四配之位始正為萬古不易之定論也我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首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固崇儒重道之宏規矣弘治中因修顏子孟子廟特置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各一人以主祀事此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盛舉也夫曾子傳道之功優於顏子而孟子私淑于

曾子子思今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
得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當時典禮守土
之臣曾無一言及此者豈以曾子子孫散在四方亦世
歷久遠譜系不明恐有冒濫之弊歟臣嘗考之春秋之
時莒人滅鄆其太子巫仕曾去邑為氏然則曾氏去受
姓之祖甚近也後世凡曾姓者孰非曾子之子孫乎又
訪得正德年間今都御史錢宏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巡
歷至嘉祥縣謁曾子祠基因而訪求附近編氓中曾姓

者得一農夫於深山中貌甚朴野詢之果曾子之後也
不知錢宏當時何以不請於朝而復使之湮沒耶必以
其人鄙陋不可側衣冠之列故爾臣愚以為先王興滅
繼絕崇德報功其意甚遠其道甚廣不當因其子孫之
無賢而遂已也臣自入仕以來見三氏子孫來朝輒有
惑於裒耿耿不忘幾三十年矣茲者恭遇皇上親承道
學之統丕宏禮樂之化釐正孔廟祀典一洗前代陋規
重勞聖駕臨幸國學躬行釋奠之禮真可謂功光祖

廟而範垂百王矣臣謬以章句之儒得預俎豆之事欣榮鼓舞不能自已乃敢陳其愚見仰瀆宸嚴如蒙勅下內閣禮部擬議請自聖裁准照弘治年間追崇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俾守曾子祠基兼主祀事萬世斯文不勝幸甚等因抄呈到部為照曾子親受一貫為聖門之高弟獨聞大學得吾道之正傳垂世立教與顏孟同功號稱述聖已並追崇然獨世嗣弗傳基墓失守雖配聖

有靈而象賢無主誠為闕典本官欲追求其後同于二氏子孫以作賓王家以主祀事實足以仰體朝廷崇儒重道之盛心也但歷世久遠譜牒無傳若非精訪博求難免偽冒之弊覆奉欽依咨行都察院轉行山東撫按官親臨嘉祥縣查訪曾氏子孫詳考歷代支係之真及正德年間曾經都察御史錢宏所考農夫有無見在通拘到官督同縣學官吏師生并年高父老逐一詢問務求的系曾氏正派子孫明白先行具奏以憑議處施行

再照今去曾子之世上下千有餘年中間更歷變故子孫播越流寓豈無散而之四方者如南豐曾氏輩肇布兄弟並顯于宋其家乘以為出自曾子之後今其嫡派子孫亦不知誰何合無仍通行天下大小衙門一體訪求務得其人具實奏聞但不許輕易起送前來以啟夤緣爭競之端

正曾子廟祀

弘治四年山東嘉祥縣儒學訓導婁奎言本縣係邨

國宗聖公曾子闕里廟堂配享有子思陽膚公明宣等
數人乞視孟子廟制惟留子思一位配享陽膚以下悉
列兩廡祝文乞增以沂國述聖公配數字庶子思不混
於他賢又孟子門人皆有封爵曾子門人至今稱名顏
孟子孫皆傳博士主祭曾子子孫乃流落他所乞如例
封其門人訪子孫遺派之在江西贛榆二處者擇賢而
有學者官之俾之主祭以昭聖代祀典下有司知之

作養曾氏子孫

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內曾參五十七代孫五經博士曾粹奏要將子孫與三氏子孫均沾教化改為四氏儒學本部行文查勘曾氏子孫見有若干有無堪以作養

授曾氏五經博士

嘉靖十八年授先賢曾子之後一人世襲翰林院博士先是掌詹事府事顧鼎臣上言孝宗時曾錄顏孟子孫各一人為五經博士以奉祀事可謂盛舉至於曾子之後獨不沾一命之榮亦古今缺典也疏入下禮部議訪

其世得曾子六代孫曰質梓者居江西之永豐縣其
遠祖據者曾子十四代孫也當新莽時不受偽命自武城
徙廬陵吉陽鄉而質梓其裔孫也禮部以是覆遂有是
命

饗勞聖裔

洪武六年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以父喪服闋來朝上敕
中書下禮部致廩餼及從人皆有賜復以勅勞希學曰
卿家昭明歷代富貴不絕者乃由陰隲之重耳陰隲者

何以其闡聖學之精微明彞倫之攸叙表萬世綱常而不泯也卿當思爾祖之道貫通天人則所以繩祖武者誠為不易朕聞卿來朝已敕中書饗勞至則領之仍賜襲衣冠帶靴襪

賜聖裔廩餼館舍

洪武十二年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來朝敕中書下禮部賜希學廩餼潔館舍以安之敕曰昔卿之祖能明綱常以植世教其功甚大故其後世子孫相承凡有天下

者莫不優禮卿每歲來朝不避祁寒可謂篤君臣之大義而不拂于爾祖之訓者矣已敕中書賜卿日用之物至可領也

館行聖公

洪熙元年正月賜行聖公孔彥縉宅于京師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上聞之願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崇儒稱重道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隆衍聖公

洪武元年正月禮部尚書呂震奏有旨賜衍聖公孔彥縉一品金織衣衍聖公是二品如旨賜之過矣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國家天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祀服之何過且先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亦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儒之意

賜聖裔衣鈔

宣德元年十月襲封衍聖公孔彥縉來朝既退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先皇帝於其來朝親定賞賜蓋重聖人之道師其道則愛及其子孫今當加倍於是賜彥縉金織紵絲襲衣鈔羊酒等物

資給衍聖公市書籍

宣德四年襲封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以鈔往福建市書慮遠行不敢擅咨於尚書胡濙濙以聞上曰福建書籍無禁先聖子孫欲廣購亦何必言審度而後行亦

見其能慎其令有司依時值為買紙摹印工力亦官給之

卹典從一品

景泰七年禮部又言行聖公雖二品然近賜玉帶及三臺銀印恩禮優異今孔彥縉故其卹典宜視一品之制從之

蠲孔氏田租

成化元年四月孔子五十六代孫克昫以子姓繁衍日

用不給乞蠲田租上曰孔子有功於萬世其子孫在所
優恤命有司減其租

授孔裔五經博士

正德元年特授故衍聖公孔弘泰之子聞詩翰林院五
經博士初衍聖公弘緒以罪奪爵禮部議以弘泰襲封
復弘泰卒爵歸弘緒之子聞韶而聞詩充三氏學生聞
韶言有例蔭錄文臣之餘裔叔弘泰亦歷爵三十餘年
身沒之後不沾一命乞錄聞詩以榮其終身下禮部議

無例但弘泰効勞頗久授其子一銜亦足以昭聖明推
恩先聖從厚之意乃有是命

衢州孔裔

正德元年六月授孔子五十九代孫彥繩為翰林院五
經博士主衢州廟祀宋之南渡也衍聖公端友扈蹕自
曲阜徙衢州傳五世至其孫洙而宋亡元世祖名洙至
欲令襲爵洙以墳墓在衢力辭乃讓其爵於曲阜宗弟
治自是曲阜之後世襲為公而嫡派之在衢者遂無祿

衢州知府沈杰求端友後得彥繩請授以官俾世主衢
州之廟祀且言其先世所賜祭田在西安者五頃洪武
初以民田輕則起科未幾有王氏子隨母改適冒孔姓
以罪抵法田沒官改徵重稅亦宜減輕以供祭奠修葺
費禮部議覆上曰先聖苗裔在衢者齒於齊民甚憫之
其授之五經博士令世世承襲并減祭田稅以稱崇儒
重道之意於是博士授之彥繩

國子監世襲學正

嘉靖十四年詔以河南儀封縣孔子六十代孫孔承寅為國子監世襲學正初孔子之裔有名德倫者唐時為褒聖侯家於河南寧陵德倫一字長崇基次子嘆崇基嗣侯其裔名端友者宋時從行聖公從高宗南渡世居衢州子嘆之後留寧陵元末徙居儀封正統中詔訪聖賢子孫兩地皆復其家在衢曰彥繩者正德中授世襲翰林院博士在儀封曰承寅者以彥繩例請下河南守臣勘報至是禮部議覆詔授學正奉祀

興學

請考訂朱註誤

成化十六年五月禮部侍郎周洪謨言宋儒朱熹所註
釋五經四書間有承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勅儒臣考
訂上曰五經四書漢唐宋諸儒訂釋已詳具有源委永
樂中儒臣奉敕考訂纂修悉取其不悖本旨者輯錄之
天下學者誦習已久周洪謨乃以一己之見欲再紛更
事在難准已之

振俗學

弘治十二年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言今年闕里孔廟災
遠近聞之罔不驚懼邇者福建建陽縣書坊被火古今
書板蕩為灰燼先儒嘗謂建陽乃朱文公之闕里今一
歲之中闕里既災建陽又火上天示戒必於道所從出
與文所萃聚之地何哉臣嘗考之成周宣榭火春秋書
之說者曰榭者所以藏樂器也天戒若曰不能行正令
何以禮樂為言禮樂不行故天火其藏以示戒也今書

坊之火得無近于此耶自頃師儒失職正教不修上之所尚者浮華靡艷之體下之所習者枝葉蕪蔓之詞俗士陋儒妄相裒集巧立名目殆其百家梓者以易售而圖利讀者覬僥倖而決科由是廢精思實體之功罷師友討論之會損德蕩心蠹文害道一旦科甲致身利祿入手只謂終身溫飽便是平借事功安望其身體躬行以濟世澤民哉伏望明詔有司大為釐正將應習之書或昔有而今無者檢自中秘所載與經生學士所共習

者通前存編刪定部秘頒下布政司給與刊行仍敕乞
所司推翰林院或文臣中素有學識官員令其往彼提
調考較務底成功然後傳布四方永為定式其餘晚宋
文字及京華日鈔論範論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隨主意
講章之類凡得於煨燼之餘悉皆斷絕根本不許似前
混雜刊行仍令兩京國子監及天下提學等官修明學
政嚴督生徒務遵聖代之教條痛革俗儒之陋習遇有
前項不正書板悉用燒除如有久具文書坐以違制之

罪尤願陛下日召儒臣講求致災之故凡敬天體道之
要更化善治之術斷而行之以回天心以迓休命禮部
覆奏謂建陽書板中間固有蕩無留遺者亦容或有全
存半存者請令巡按提學等官逐一查勘如京華日鈔
等書板已經燒燬者不許書坊再行翻刊先將經傳子
史等書及聖朝頒降制書一一對正全存者照舊印行
及無存者用舊翻刻務令文學真正毋承訛習舛以誤
來學從之

遣官較勘書坊經籍

嘉靖五年時福建建陽縣書坊刊刻寔盛字多訛謬為學者病于是巡按御史楊瑞提調學較副使邵鉉疏請專設官第於翰林院春坊中遣一人往尋遣侍讀汪佃行詔較畢還京勿復差官更代

振刷太學儒學

嘉靖四十四年禮部言國家內設太學以教育天下之英才外設儒學以作養民間之俊秀二百年來名臣從

此出通者國子監學舍傾圮生徒止二百人又四方讀書綴文之士爭務剽竊以圖捷徑於是教官學術悉為虛名而朝廷不得真才之用故給事中張士純周世選御史張士佩前後論列皆及于此然大要不越數端如請敕工部修理監舍請徵下第舉人及歲貢年未五十者入監舉人毋得槩就刷歷歲貢不必專泥正歷而援例一途則俟財用稍充即議停止此太學所當議處者也乙榜舉人年四十以上者俱銓授教職不妨會試其

有異等者一體行取各提學官必身先化導以德行督課諸生毋專事文藝此儒學所當議處者也至于文體弊壞內而兩都外而列郡靡然同風其弊皆由書肆刊成盛行便於採摘請悉按天下私鬻冗書無當寔用者一切剷毀時吏部亦覆世選議處教職一事請自今提學員缺必慎選大行無優者以充仍限六年教成方議超擢歲貢衰老者不得收選有司不職者不得更改文學官俱報可

正學

詆訾程朱

嘉靖元年十月內禮部題諛禮科給事中章僑奏為崇正學以圖治理事內稱三代以下論學正莫如朱熹近世以來有等倡為異學之徒大率取陸九淵之簡便憚朱熹為支離甚者以朱熹為好名文章為腐爛等因又諛監察御史梁世驃奏稱自古道學之傳至宋儒朱熹可謂大明矣近年以來以陸九淵為尊德性以朱熹為

支離弊多可醜俱乞行提學痛革等因本部議得二臣之言深切時弊有補風教合候命下通行各處巡按御史及兩京提學御史各行提學官并司府州縣刊榜曉諭一應僧儒人等務崇正學刮去浮靡以趨篤實毋惑恠異之說毋習簡便之私毋作矯偽之行毋尚艱險之文但有詆訾先儒厭棄經史拂古聖之遺規求真知於一蹴著書立論與程朱相背戾者即是心術不正官府察知亟為禁治主司較閱慎勿收錄等因題奉聖旨你

每都說的是祖宗朝表彰五經頒降敕諭正欲崇正學
迪正道端士習育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業百餘年間
人材渾厚文體純雅近年以來士習多有詭異文辭務
為艱險不無有傷治化你部裏便通行各該巡按提學
官出榜曉諭嚴加禁約教人取士一遵程朱之言但有
叛道不經之書不許私自刻板互相傳習致悞初學其
餘俱依擬行欽此

頒書

頒行孝慈錄

正統五年六月河南固始縣學訓導舉人黃俊言太祖高皇帝御製孝慈錄嘗頒布天下今四方學中鮮存者乞仍鈔印頒布令士民講誦以隆孝道上曰朕觀孝慈錄所論仰太祖聖見卓冠百王實萬代不刊之盛典宜家傳而人誦者禮部亟印頒之

頒五倫書

正統十三年禮部奏天下儒學師生蒙賜五倫書籍往

往赴京謝恩荒廢學業乞令就彼望闕謝恩為便從之

刊布書籍

嘉靖七年十一月錦衣衛千戶沈麟奏請命官較勘歷代史書刊布天下禮部議尚書方獻夫等言史書多殘缺若五代以上諸史惟宋板為工多蓄於江南富民之家宜命官購索付梓上曰翻刻書籍雖係右文之事但差官購索民間古板未免騷擾反滋奸弊姑已之

購書

遣使購書

永樂二年己卯命禮部遣購求遺書上視朝之暇輟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士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况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

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皆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重儒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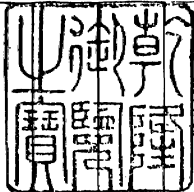
親試庶吉士

嘉靖十四年上諭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曰今科取士考選庶吉士送翰林院命官教習讀書於十五日舉行時等因請上親御文華殿賜題考試上許焉時又奏曰國朝庶吉士之選儲養翰林院以備館閣之用其事體

所闕至重是以我太宗文皇帝親簡二十八人宣宗章
皇帝嘗命大學士楊士奇等簡選賜詩諭意歷科以來
惟付之臣下因循苟簡以致較閱弗精去取不當仰惟
皇上英資聖學高出千古勵精圖治百度惟貞於求才
一事尤為切至茲親試之舉誠為盛典臣等敢不恪恭
承事待命下之日令禮部將今科進士不必限年十五
日引赴文華殿候賜題考試其一應禮文定擬儀注上
請禮部因上其儀

一四月十五日上御文華殿門下親試進士先期一日
鴻臚寺寫題案於文華殿下光祿寺備試案于文華殿
門外東西向北序立上常服御文華殿升座內侍傳呼
執事官進執事官具吉服分班趨入侍列丹陛上鴻臚
寺官贊行叩頭禮畢仍暫分待丹陛傳贊進士行五拜
三叩頭禮畢各分東西就案北向立執事官入殿東西
侍禮部尚書詣御前跪奏請賜題內侍官捧御題授禮
部尚書受訖叩頭興捧從左門降階出殿門外內閣中

書官以粉牌騰錄傳示進士上還宮執事官退試畢吏部文選司禮部儀制司郎中等官公同彌封送輔臣并吏禮二部堂上官較閱分正副卷進呈御覽報可



禮部志稿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禮部志稿卷九十五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王爾照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九十五

明 俞汝楫 編

曠典備考

耕藉

初舉藉田議

洪武元年十月癸亥上欲舉行耕藉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藉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饍自經喪亂其禮

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泣祚以來悉脩先王之典而藉田為先故首欲舉而行之以為天下勸時監察御史有歷班而言曰耕藉田則力本者知所重矣上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置而不講乎遂命以來春舉藉田禮行之于是禮官奏祭法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亦曰帝社鄭玄謂王社在藉田之中

詩載芟序云春藉田而祈社是也又周官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歛豳詩繫土鼓以樂田畯鄭氏曰田祖始耕者謂先農也漢立官社文帝令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也晉武詔復二社北齊及隋又改曰先農神龍中禮官祝欽明議以典禮無明文先農與社本是一神妄為改作請改先農壇為社壇以應禮經王社之義至開元定禮又采齊隋之議復曰先農宋陳祥道曰先儒謂王社建於藉田然國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

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詩載芟序所謂春耕藉田而祈社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今按祝欽明云先農即社陳祥道云社自社先農自先農藉田所祭乃先農非社也雖其說不同要知其為重農報本之意一也若夫藉田之制則考於月令與周官可見月令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千畝於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以耕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皆御命曰勞酒季秋之月歲帝藉之收於神倉地官
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稷之種而獻於王甸師
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其制如此
然享先農之禮與躬耕同日禮無明文惟周語云農正
陳藉禮而韋昭注云陳藉禮者祭其神為農祈也至漢
以藉田之日祀先農而其禮始著漢舊儀春耕藉田官
祀先農百官皆從置藉田令承東漢藉田儀正月始耕
常以乙日祠先農於田所先農已享耕於乙地由晉以

下至於唐宋其禮不廢政和間罷享先農為中祀命有司行事止行親耕之禮南渡後復親祠先農元雖議耕藉而竟不親行其祠先農命有司攝事今議耕藉之日皇帝躬祀先農禮畢躬耕藉以仲春擇日行事制從之

耕藉之祭

洪武二年二月上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祀畢耕藉田於南郊先農壇在藉田之北高五尺濶五丈四出陛藉田在皇城南門外御耕藉位在先農壇東南高三尺濶

二丈五尺四出陞其神位先農正位南向后稷配位西
向正配位幣各用青色其餘器物禮儀並與社稷同但
不用玉仍加登三 先農祝文曰惟神生於天地開闢
之初創田器別嘉種以肇興農事古今億兆非此不生
永為世教帝王典祀敬不敢忘其本庶民因天下亂集
兵保民一紀于茲荷天地眷佑海內一家臨御稱尊紀
綱黎庶考典崇祀神載策書今東作方興禮宜告祭謹
命太常官築壇于京城之陽躬率百官詣壇展禮緬惟

神明造化萬世如斯仰冀發太古之苗實初生之粟為
民立命昭祀無疆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備常祀
式陳明荐以后稷氏配神作主 后稷祝文曰惟土膏
脉起爰脩耕藉用荐常祀于先農之神惟神功協稼穡
允宜昭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荐作主侑
神尚享

其樂章 迎神奠帛並奏永和之曲 迎神曰東風啓
蟄地脉奮然蒼龍掛角炳炳天田民命惟食創物有先

圜鍾既奏有降斯筵 奠帛曰帝出乎震天發農祥神
降于筵藹藹洋洋禮神有帛其色惟蒼豈伊具物誠敬
之將 進俎奏雍和之曲曰制帛既陳禮嚴奉牲載之
于俎祀事孔明簋簋攸列黍稷惟馨民力普存先嗇之
靈 三獻並奏壽和之曲 初獻云九穀未分庶草攸
同表為嘉種實在先農黍稷斯豐酒醴是供獻奠之初
以祈感通 亞獻云倬彼甫田其隰其原耒耜云載駟
馭之間報本斯享亞獻惟虔神其歆之自古有年 終

獻云帝藉之典享祀是資潔豐嘉粟咸仰于斯時惟親
耕享我農師禮成于三以訖陳詞 徹豆送神並奏永
和之曲 徹豆云於赫先農歆此潔脩于筐于爵于饌于
羞禮成告徹神惠敢留餒及終畝豐年是求 送神云
神無不在於昭于天曰迎曰送于享之筵冕衣在列金
石在懸往無不之其佩翩翩 望瘞奏太和之曲云祝
帛牲醴先農既歆不留不褻瘞之厚深有幽其瘞有赫
其臨曰禮之常匪今斯今

配享樂章初獻云厥初生民粒食其天開物惟智邃古
奚傳思文后稷農官之先侑神作主初獻惟鬯 亞獻
云后稷配天興于有邰誕降嘉種有莪有培俶載南畝
祇事三推侑神再獻歆我尊彝 終獻云嘉德之薦民
和歲豐帝食率育報本之供陳常時夏其德其功齊明
有格惟獻之終其耕藉儀 見職掌

洪武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藉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
羣臣於壇所上曰耕藉田古禮也一以供粢一以勸農

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羣臣享胙于此豈徒為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羣臣皆頓首謝

宣德耕藉

宣德元年二月上祭先農詣耕藉位三推賜宴如洪武儀謂侍臣曰先王制藉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貴有實心人君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愛惜蒼生明德

致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徒親耕矣農民勤苦終歲不免飢寒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遊食則民趨耕稼不徒勸率之不然三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心宗社蒼生之福也

嘉靖耕藉

嘉靖十年上命定西苑耕斂之禮墾隙地為田建帝社帝稷壇北建殿曰天通亭曰豳風又曰省耕曰省斂倉曰恒裕

隆慶耕藉

隆慶二年二月耕藉先期預告奉先殿還宮仍詣奉先殿及弘孝神霄等殿恭謁先是上諭禮部百官不必稱賀不必鹵簿禮部議造耕車以載耒耜用青質本日聖駕詣先農壇親祭先農之神禮畢詣耕田所上秉耒三推公卿以下助耕畢上御齋宮賜百官宴并宴耆老於壇旁賜農夫布疋駕還是日以禮部言增上中下三等農夫各十人於耆老之後如洪武中例

奏增耕藉農夫

弘治元年二月戶部尚書李敏言天下之苦勞者莫如農夫蠶婦今皇上躬藉田若不親見其事則稼穡之艱難何由而知乞勅禮部於耕藉儀注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畝俟終畝訖或賜食賜布以慰其勞尤見初政重農之意上曰朕正欲觀農夫艱苦其終畝庶人只常服從事仍人賜布一疋

造耕根車觀耕臺

嘉靖十年行耕藉禮詔議造耕根車以重農務禮部議
言臣等考大明集禮國朝耕藉因宋制上乘玉輅而以
耕根車載耒耜蓋玉輅耕根車同日而行及考見行儀
注順天府官捧耒耜及種稔種置綵輿先於祭前二日
而出今用耕根車以載耒耜宜令順天府官於祭日早
進呈畢以耒耜置於耕根車內前玉輅以行及考耕根
車式稽諸禮書止有圖式而無高廣尺寸宜依今制車

式差小通用青質伏乞欽定下順天府速為製造臣等
又考得宋史有觀耕臺今皇上御門觀耕地位卑下侍
衛人衆有碍觀視宜令工部以木作臺高五尺橫直五
丈正面東西三出陛暫行一次俟明年用磚石砌築

西苑耕獲規制

嘉靖上以西苑地畝農具耕種收獲之事未有成法
令禮部戶部會議以聞至是禮部尚書夏言戶部尚書
許瓚等條具以進言西苑耕熟地五頃七十畝有奇歲

用農夫五十人管農老人四人騾夫八人人日支口糧
三升太倉關給仍復其身耕畜一十六頭御馬監倉給
草料其農具俱出之內官監五穀種子順天府送用倉
廩農舍牛房工部蓋造每歲戶部侍郎一人郎中一人
提督之所獲納之恒裕倉以備郊廟染盛撥太倉軍斗
三十人守之歲終戶部奏報其出入之數上從之仍付

史館采輯

西苑耕斂

嘉靖十年八月上諭尚書李時曰西苑工俱告完朕今日往視收獲以觀農事之終卿可偕大學士鑾尚書鉉侍郎言同觀之上御幽風亭召見諸臣復曰茲當秋成之期與卿等同觀收獲時對曰皇上務農重本自足以風勵天下觀獲畢復召諸臣諭曰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見之于真我聖祖常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為粒粒辛苦也時等復曰自古帝王親農事未有如我皇上者真所謂知稼

稿之艱難也上命賜諸臣宴宴畢復召鑾時二臣上御
無逸殿之東室曰西苑宮室是朕文祖之御近脩葺告
成欲於殿中設皇祖之位祭告之時曰仁壽殿久已廢
圮皇上一旦整飭追慕皇祖祭告之禮益見聖孝上曰
祭畢宜以宴落成之其令文臣三品以上及經筵日講
官俱與宴

罷西苑耕

隆慶元年禮部奏先年大行皇帝於西苑隙地種植麥

穀命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同司禮監督理農事收其子
粒貯恒裕倉以供大祭粢盛且欲以知稼穡之艱難甚
盛舉也但苑內禁地農夫出入力作事體非便請罷部
臣兼督止令該監督理種植以少存重農省艱之意其
戶部侍郎督理農事舊銜宜省從之藉禮自三代以來
未之能易也藉者借也甸師掌之借民力也漢耕於鋤
定於弄田於定陶於下邳無定所領以藉田令丞唐戎
近郊履千畝行九推宋耕數十步或十有二畦無定數

以宰臣領大禮使總之開創之君注念稼穡為子孫法耳我朝高皇定禮文皇世皇稍潤色之宣王諭言則休養生息勤生節用寧獨為觀美哉

巡狩

巡狩古禮也文中子有言舜一歲游五岳兵衛少而征求寡也時異世殊宣皇言之詳矣高皇平定之初僅一巡大梁再入中都而其儀不著文皇六年以將巡北京始定巡狩之禮而其它征布尼推錫哩阿嚕台與宣皇之

征彰德出喜峰度居庸獵岔道以靺鞨從事載在戎行
不與焉武皇駐邊關幸南畿六飛時駕八駿不休非巡
狩禮也

監國

永樂北巡

永樂七年二月勅皇太子曰朕今巡狩北京命爾監國
天下之務甚重爰簡文武才德之臣為爾輔贊古聖哲
為政需賢而成者宜悉心取益虛已納言整肅弘綱康

理庶務聽言之際宜加審擇言當雖芻蕘從之言不當雖王公不可聽惟明與斷乃克有成至於武備猶宜盡心居處關防幾務慎密宜祇勤佩服夙夜不忘以副朕付托之重遂命禮部議皇太子留守事宜閏四月勅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曰皇太子監國所裁決庶務令六科每月以聞如賞一人何以賞罰一人何以罰或

罰而復宥皆類奏勿隱

嘉靖南巡

嘉靖十八年二月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鐸遂安伯陳鏞為留守大學士顧鼎臣為同留守兵部尚書張瓚參贊機務太監麥福為內提督與鐸等協同行事文武大臣刑部右侍郎屠僑等一十八人分守京城九門仍命內坐營官九人協守賜留守大學士顧鼎臣勅曰朕茲巡幸承天恭視顯陵車駕往回動歷數月昨已冊

立東宮令之監國特留卿贊務協同文武重臣居守內
自禁掖外而都城遠及邊陲并大小有司庶務悉以付
卿卿宜遵承朕命應啓請者請令旨應聞奏者馳奏行
在其有密切緊重事情宜用欽賜印記來聞卿講幄舊
臣久懷經濟朕茲重寄其欽承之是日復召鼎臣于平
臺面授手勅曰朕以二親安神之地日夜思念心甚缺
焉必親見乃安非漫遊也特以留守至託簡付於卿宜
朝夕慎恭輔贊儲政朕乃心安於行卿其欽哉慎之鼎

臣因條上監國事宜七事 一聖駕行後皇太子十日

一具本恭問實封馳奏 一臣不時問皇太子二王公

主起居及宮闕消息一體奏聞 一皇太子正位東宮

舊制文武百官俱朝參朔望今宜令都察院鴻臚寺設

糾儀官員及司儀鳴贊至日百官各詣文華門候朝臨

時取旨放免 一皇城及各門守備官軍臣等不時查

覈有違悞者量加懲戒 一皇城營未得停止臣五日

一閱視 一內閣於諸司舊無統攝今臣奉欽命留守

事體重大乞特降明旨令順天府宛大二縣及五城御史兵馬與皇城各門守衛官軍俱聽臣約束便於行事

一往來多有四方奸人妖術潛住京城蠱惑愚民玩弄國法無所不至近聞外邊奸細入內地間至京師密伺動靜尤不可忽乞容臣留守兵部計議嚴督巡城御史五城兵馬及行緝事官校密切查訪但有奸人即與擒送究問如法重事情則奏聞區處上覽奏答曰宮中消息當密疏奏聞都察院重獄具在該院官其加意

監守無通同踈縱卿亦時傳朕諭令周期查知之勿賣
主不忠也餘俱報可鼎臣又請以先後所降手勅綸音
下該科庶百官知儆臣亦得奉命行事上曰百司庶官
分理政務近者多恣縱怠慢朕躬至顯陵去京師非邇
卿受茲特任留守國都贊佐東宮其一切事務俱當與
知其有廢法徇情行私者即加開諭違者如情重則具
疏以聞輕者暫取令旨懲戒之仍令諸司遵守

大閱

隆慶大閱儀

隆慶三年禮部奏大閱之禮古昔所重在成周之世職
列夏官自漢唐以來事載國史迨我宣英二聖相繼舉
行成憲昭然遺烈未遠茲遇皇上煥起神謨光脩令典
建熙朝之盛事垂後世之法程一切儀章俱當詳慎但
稽之前代則制度互有不同考之先朝則禮文亦多未
備臣等謹畧叅古制兼酌時宜擬議上請

其儀不錄後
萬歷大閱儀

即據此而
加詳也

萬曆大閱儀注

萬曆九年二月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兵部咨
為遵制恭請大閱以飭武備以保治安事又該禮科抄
出欽天監監正臧隆等題同前事選擇駕發日時等因
查得隆慶三年大閱禮儀雖經本部題請緣係肇舉曠
典一時酌議尚未詳悉今奉明旨備查禮儀開具上請
伏乞勅下臣等一體通行欽遵施行

一欽定萬曆九年三月初三日辰時吉

一前期工部搭蓋行宮於將臺之北

一初二日上常服以親行大閱禮預告於內殿用告詞
行四拜禮如聖駕出郊常儀是日司設監設御幄於將
臺上總協戎政大臣巡視科道官督率將領軍兵預肅
教場內外

一初三日早遣官於教場內祭旗纛之神三大營官軍
俱各披鮮明盔甲盛陳旌旗器械於本營擺列仍選擺
將官四員統領有馬戰兵二千名於長安左門外伺候

扈駕文職各堂上官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并禮科兵科禮部儀制司兵部四司官及糾儀監射御史鴻臚寺供事官武職除應該操閱外其餘都督以上并錦衣堂及南北鎮撫司掌印僉書官各具大紅便服關領扈從牙牌懸帶俱詣教場伺候

一是日免朝錦衣衛備鹵簿駕設輦於皇極門下正中上常服乘輦由長安左門出扈駕官軍前後導從鈺鼓嚮器振作從安定門出至閱武門外總協戎政官率領

大小將佐官於闕武門外戎服跪迎候駕過方起隨入將臺下向北序立駕進闕武門內中軍舉號砲三各營鈺鼓嚮器振作扈從官序立於行宮門外迎駕上至行宮門降輦兵部官導上入行宮將臺上號頭官舉藍旗鳴金止鼓候上陞座扈從官行一拜叩頭禮如傳旨賜酒飯各官仍叩頭謝恩畢即退出於將臺下東西侍立兵部官跪奏請登臺大閱承旨畢兵部鴻臚寺官導上登臺陞御幄將臺上舉紅旗臺前起肅靜砲三鴻臚寺

官跪奏京營將士叩頭贊一拜叩頭禮畢分東西侍立
總協戎政官列於扈從官之北其餘將佐列於扈從官
之南兵部官跪奏請令各營整搦人馬承旨畢總協戎
政官指麾副叅遊佐等官各歸所部整搦人馬將臺上
吹號笛麾黃旗各營鈺鼓齊鳴待諸將到營將臺上舉
藍旗鳴金止鼓兵部官跪奏請閱營陣臺上舉紅旗臺
前舉靜隊砲三各營應砲三調哨前行至營盤先演五
花營陣戎政官引號頭官執牌跪奏演五花營陣次演

四方平定營陣戎政官引號頭官執牌跪演四方平定營陣演營畢將臺上紅旗臺前起掣人馬砲三營中應開營砲三官軍調哨各回軍營將臺上又吹號笛麾黃旗各營鈺鼓齊振竦將士回營畢臺上又舉藍旗鳴金止鼓戎政官引號頭官執牌跪奏演營陣畢上回行宮少憇各應射將佐官俱釋甲冑更戎服聽射安把官安馬步把用御史二員兵部司官二員監視紀錄二員立於馬箭道頭把之東聽唱名放馬二員立於將臺前扈

從九卿官之下地屏上聽報箭紀錄候駕陞御幄將臺
上吹號笛麾黃旗各營鈺鼓齊振少頃臺上又舉藍旗
鳴金止鼓兵部官跪奏請閱射戎政官指麾大小將佐
及公侯駙馬伯錦衣衛等官各聽比較射藝戎政官引
號頭官執牌跪奏射馬箭將臺上舉號帶東旗臺上點
藍旗吹喇叭三聲領馬官執牌引馬前馳東旗臺挨次
點藍旗吹喇叭一聲唱名放馬射箭人各三箭唱名官自
下而上依次傳唱直至御前中的者鳴鼓報箭官跪奏

某人中幾箭以次射完戎政官引號頭官執牌跪奏射馬箭畢各射箭官俱回東旗臺下各照次序立鼓手趨前掣馬把訖戎政官引號頭官執牌跪奏射步箭報箭官并下籌官即夾御路兩邊對立應射官俱在東邊聽紀錄官唱名每六員為一會報箭官自西而東挨次高唱第一員射餘倣此人各六箭中的者鳴鼓報箭官高聲跪奏某人中箭下籌官跪下籌一會完下籌官跪奏一會射畢遂起籌歸入籌桶以次挨射悉如前儀射完

戎政官引號頭官執牌跪奏射步箭畢兵部官跪奏大
閱畢將臺上吹號笛麾黃旗戎政總協官及大小將領
俱詣將臺下向北序立臺上偃黃旗止號笛鴻臚寺官
奏傳制贊跪各官皆跪鴻臚寺官宣制訖贊叩頭各官
叩頭又贊山呼三各官軍俱呼萬歲三臺上扈從官等
亦俱齊呼萬歲又贊叩頭各官仍叩頭訖先退出閱武
門外伺候上升輦將臺上舉紅旗臺前起號砲三各營
鼓吹齊鳴鹵簿及馬戰兵導從如來儀鉦鼓嚮器與大

樂相應振作總協戎政以下官候駕至叩頭退駕由德勝門玄武門入上還仍詣內殿叅謁如前儀

一是日百官不係扈從者各具吉服於承天門外橋南向北序立恭送候駕出長安左門退於本衙門辦事

一初四日總協戎政官率將佐等官各具朝服上表謝恩文武百官朝服侍班行稱賀禮是日早上具皮弁服御中極殿執事官行禮畢導駕官導上陞殿樂作鳴鞭總協戎政官以下入班贊四拜贊進表贊宣表目又贊

四拜退百官入班鴻臚寺官致詞稱賀行五拜三叩頭
禮畢樂作駕興

一是日兵部以各將士演營優劣中箭多寡并教練等
第具本奏聞請自上裁

一初五日上御皇極門百官常服侍班如常朝儀上頒
勅勉勵將士總督戎政官捧至彩輿將士迎導至教場
開讀行禮如儀是日即賞賚將士并戒罰有差

一初六日總協戎政官率將佐等官復謝恩

回鑾樂章

照得萬曆九年三月初三日恭遇皇上親行大閱禮駕
還之時教坊司例該作樂前導隆慶三年大閱回鑾似
應遵照前項樂章以昭宣盛典合無恭候命下本部預
行教坊司先期演習以備臨期供應

計開

駕回樂奏武成之曲吾皇閱武成簡戎旅壯帝京龍旂
照耀虎豹營六師雲擁甲冑明威靈廣播蠻夷震驚稽

首頌昇平四海澄清

親蠶

嘉靖舉行親蠶

國初無親蠶禮嘉靖九年肅皇帝勅禮部每歲季春皇
后親蠶夕北郊先是吏科都給事中夏言請行親蠶立
公桑園令有司種桑柘以備宮中蠶事又勅禮部曰耕
桑重事古者帝親耕后親蠶以勸天下朕在宮中每有
稱慕自今歲始朕親耕皇后親蠶其具儀以聞於是大

學士張璠等因請於安定門外建先蠶壇準先農壇制
旁設採桑壇倣藉田制其別殿如南郊齋宮制少減其
數即齋宮旁起蠶房為浴蠶所皇后採桑三條後三公
夫人採五條列侯九卿夫人採九條仍擇民婦授桑浴
蠶於內以終事詔如議行詹事府詹事霍韜言皇后出
郊難以越宿且郊外別建蠶室則宮嬪命婦未得親見
蠶事勢難久行乞擇近地便上曰爾諳禮制何有此言
出郊古禮非可以遠近計若在禁內不可垂法已而戶

部亦言安定門外近西可用而水源不通無浴蠶所初
禮部議於皇城内南城西苑中有大液瓊島之水且唐
制亦在苑中采亦於宮中請從禮部初議便上曰周禮
之制耕蠶分南北郊唐人固陋不可法迺諭禮部曰疑
謀勿成中心未決之事不必其成親蠶禮朕心決之久
矣韜奏一出必有藉彼為言破政害事禮樂制度自天
子出今非朕者有五曰我太祖範則已定汝何增加一
也列聖不議汝何擅創二也皇后午門不敢出而可遠

出北郊三也太祖豈不知此何待汝為非作聰明而何
四也宮中有累朝未聞之語或有感額者五也舍此必
以福禍有恐今以此刻布中外各令以所見具陳於是
禮部尚書李時等言大明門出至安定門外道路遠今
日鳳輦或由東華玄武二門出無碍於古禮臣等條為
四事以請一增治繭之禮繭成後令內臣自北郊捧獻
宮中仍於宮中隙地量立蠶繭織室行三盆之禮以終
蠶事二定壇壝之向先蠶壇北向採桑壇東向如唐開

元之制三定採桑之器唐制尚功奉金鈎夫親蠶以識
女工之艱難金鈎侈矣宜令造辦筐鈎止如民間器用
毋過雕飾四擇掌壇之官中宮出郊禮儀令內臣謹愿
者掌之以肅宮闈之禁上嘉納之曰皇后有事先蠶宜
於玄武門出儀衛令內使陳列兵衛官軍一萬員名五
千圍於壇所五千護於道仍擇西苑隙地織室壇制準
先農而殺其十之一數用隅不必建齋宮止建具服殿
蠶室繭館俱如古制於是築親蠶壇於安定門外十年

以出入不便三月己丑上幸西苑召大學士張孚敬尚書李時至大液池令中官以舟渡二臣諭以築蠶壇相地遂改築壇於西苑十四年皇后親蠶於內苑如儀上曰親耕無賀蠶其母賀女樂弟用以宴勿前導

蠶事告成行治繭禮

嘉靖八年禮部以蠶事告成請行治繭禮令蚕官於令蠶婦中選能繅絲及能織者各十人欽天監預定繅絲吉日先期蠶宮令送織婦入織堂應用繅絲及織造器

用工部造用至期皇后出宮警蹕侍從如常儀至織堂
命內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禮畢遂布於織婦以終其
事其所縲完蠶絲就令織婦於織堂量織堪用絹幣完
日蠶官令徑送尚衣織染等局具奏製造祭服詔如議
仍命查犒賞蠶婦例

講女訓

皇后講女訓儀

嘉靖九年十月禮部奉聖諭欲令翰林院撮諸書關女

教者撰為詩言進呈以備宮中誦詠仁孝文皇后內訓
聖母章聖慈皇太后女訓行翰林院官每日撰直解三
章仍引經傳及高皇后傳內事實每章不過百字以便
女官記誦初六日皇后率妃夫人詣聖母前聽講畢女
官仍歌翰林院新撰詩一章臣等又惟宮壺邃密宜令
內閣類編二訓章旨令講讀官通撰直解總集進呈女
官按期講解又古禮絃歌周南召南之詩不用鐘磬乃
房中之樂后夫人諷誦以事其君子者宜令宮中女官

將二南之詩被之管絃以備宮中宴樂斥去一應俗樂
其於閭德宮儀尤有裨益授書行欽天監擇吉前一日
女官設聖母寶座於宮授設女訓案於寶座傍是日女
官侍衛如常儀皇后具禮服女官導詣聖母前四拜女
官贊授訓舉案女官舉授女訓案於御座前贊跪皇后
跪贊恭聽訓命贊興贊四拜舉案女官舉案皇后隨案
還宮次日皇后詣聖母前謝恩

迎聖母

奉迎聖母儀

正德十六年八月世宗肅皇帝以聖母將至命禮部議奉迎禮尚書毛澄等言豫遣文武大臣各一於通州境外奉迎至日母妃由崇文門入東長安門上具黑翼善冠黑犀帶素袍迎於東華門百官青素服於會同館前東西序立候輿過次日早上御西角門百官致詞慶賀若至在山陵上翼善冠服百官錦繡服次日奉天門慶賀得旨奉迎遣大臣文武入門禮畢再議聞遣駙馬尉

崔元大學士蔣冕奉迎聖母禮官復議入門儀欲由正陽左門進大明承天端門午門之東王門入宮上不允命再議禮部會議母妃南來自通州至朝陽門進東安門便上不從親定其儀曰聖母遠來宜從正陽門由中道行入朝廟其宮眷進朝陽東華等門

特祀

祀夷國山川

洪武三年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先期上

齋戒親為祀文是日臨朝授使者香幣香盛以金盒幣
一文綺幡二皆隨其方色祝版上自署御名給白金二
十五兩具祭物使者人賜白金十兩及衣服而遣之仍
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所至
諸國皆勒石紀其事其略曰朕賴天地祖宗眷佑位臣
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岳鎮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邇者
占城安南高麗遣使奉稱臣已封其王則其國境內山
川悉歸職方考之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然未聞有

遣使致祭於其境者今思與普天之下共享昇平之治
故具牲幣遣使往祭於神神歆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
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庶得以靖安庶昭一視
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

禮部志稿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九十六

明 俞汝楫 編

酌典備考

異同禮

外官主祭之異

洪武十五年正月禮部言天下布政使司府州縣凡祭祀社稷山川命文官主祭武官不與岷州等衛軍民指

揮使司既職兼軍民其社稷山川之祭則宜從本司主之制曰可

趙王居喪之祭

永樂七年八月命羣臣議趙王祭國社國稷山川等神行在禮部尚書趙玘戶部尚書夏原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等言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宗廟社稷謂不以卑廢尊也今趙王居仁孝皇后喪已踰大祥雖梓宮未葬而國社國稷山川之禮不可久曠宜令致

祭從之

萬壽節不妨祭期

宣德元年上御左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明年二月祭先師大社還用上丁上戊日不可改初濙言是月上旬祭期適當萬壽聖節恐妨行禮請改用中旬上曰此祖宗以來定禮今以為便而輕改之豈誠敬事神之意至是申命焉

忌辰祭祀仍升殿

正統二年禮部奏正統三年正月初六日享太廟先三日太常寺奏祭祀故事上御正殿受奏然是日值宣宗皇帝忌辰例不鳴鐘鼓第視事西角門禮有不同請裁之上以祭祀重事仍宜升殿餘悉遵永樂間例行之

正旦立春同日行禮

正統十年禮部尚書胡濙等奏明年正旦立春舊制立春順天府官四拜進春復四拜畢文武百官五拜三叩頭賀今二節同一日宜殺賀立春禮順天府官四拜進

春後文武百官即詣班行賀正旦禮從之

母后大祥內免慶賀

天順七年乙丑萬壽聖節遣官祭長陵景陵上詣奉先殿行禮畢出御奉天殿文武百官行禮如朔望儀先是禮部以賀禮請上曰母后違養未及大祥朕生辰豈忍張樂受賀耶特命已之

行聖公守制免行禮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該孔子六十三代孫襲封衍聖

公孔貞幹奏稱父孔聞韶病故乞恩回籍守制該本部查得嘉靖二十一年五月該孔子六十二代孫龔封行聖公孔聞韶奏稱繼母袁氏病故例應守制乞要暫免赴闕朝貢及進貢馬匹及冬至正旦東宮千秋節等表箋該本部議得既有繼母之喪例該守制前項禮儀相應暫免奉聖旨准暫免慶賀欽此欽遵外今該龔封行聖公孔貞幹乞要回籍守制查有前項事例相應俯從所請容令回籍守制及查得節年事理凡遇萬壽聖節

例該本爵親赴闕庭朝貢馬匹冬至正旦千秋等節差
官齋捧表箋赴京慶賀今既有伊父之喪所據前項禮
儀相應暫免赴京慶賀其進貢表文馬匹并冬至正旦
千秋等節表箋通候本爵制滿之日俱各遵照舊典舉
行等因覆題奉聖旨是欽此嘉靖三十五年十月該孔
子六十四代孫孔尚賢奏乞守制本部亦照前例覆題
奉聖旨是欽此

勅定皇子睿名

成化十一年正月勅禮部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其與翰林院定議以聞既而擬進上親定睿名下宗人府書於玉牒皇子即孝宗也母紀氏生時失傳於外廷臣不及致辭奉賀至是已六年矣因乾清宮門災上欲顯示於衆乃命司禮監太監懷恩等至內閣計議僉議未定良久學士商輅曰若降勅於禮部以擬名為辭則衆不言而自喻矣恩等欣然從之請於上遂有是命

因喪免賀免宴

成化六年十一月冬至節上以英廟順妃在殯諭禮部
免行賀禮部尚書鄒幹奏因喪免賀固皇上哀悼之情
有所不忍然陽德方亨而祝頌聖壽乃臣子敬上之誠
亦不可廢宜從宸妃例從簡為當上乃先詣奉先殿皇
太后宮行禮畢出御奉先殿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行
人拜禮又冬至節例賜百官宴詔免之

遣祭官遇喪服

成化七年先是孝陵祀事自宣廟登極後委勲戚之臣

主之駙馬都尉趙輝承命主祭已久至是以母憂辭南
京禮部乃會官擬請成國公朱儀代輝以聞命未下儀
辭不敢擅往南京太常寺少卿潘榮劉宣以儀辭為當
移文輝仍主祭晟等乃上奏劾儀等曰謹按大明律凡
大祀及廟享百官已受誓戒而弔喪問疾者罰俸一月
其知有總麻以上喪令陪祀者罪同謹詳律意吊喪不
可則居喪豈可總麻不可則斬哀豈可陪祀不可則主
祀尤不可者國家制律一本乎禮律之所在即禮之所

在儀受朝廷重寄雖未奉詔旨而仰體聖心代輝行事未為不可榮宣輩依可聽從俱不諳大體不權時宜臣等職忝禮官義不容默乞勅該部詳審所奏議擬明白頒示庶使禮有定制法無苟變上下其奏於禮部尚書鄒幹乃上奏曰切惟人臣以君命為重而事有成命者不可以擅更禮義繇人心而生而情有不同者不可以槩論晟等所論禮之在臣下者也儀等之守禮之在朝廷者也豈可泥而論之哉且今駙馬及陪祀官恭詣長

陵等陵行禮俱不分有無服制亦不純用古禮蓋以陵寢之際寓哀愴之情視廟享之禮實有不同况孝陵祝文當稱孝曾孫嗣皇帝謹遣某官之詞此乃成命不敢不欽遵者若令儀暫以代輝則祀文當改易不幾於詐傳詔旨乎然則輝仍主祭者蓋以君命為重而不敢顧一己之私服也儀等辭不往者亦以成命當遵而不敢從臣下之私議也揆諸禮法俱為允當而晟等輒以儀等為不忠不敬名曰引律而心實挾私辭若議禮而意

實償忿其所謂罪不容逃誠是矣宜將晟及孟和付法
司治其妄奏之罪命下之獄

上戊用十一日

弘治十七年九月舊例春秋用仲月上丁日釋奠先師
孔子而以次日為上戊祀社稷是年八月上丁在初十
日上戊在初一日而太常寺及禮部尚書循用舊例奏
以十一日祀社稷監察御史金洪因劾奏禮部謂如此
則是以中戊祀社稷而非以上戊矣上謂諸司職掌舊

例用上戊日其改用中戊連祭始於何年所司其詳究以聞於是禮部覆奏謂社稷之祀自洪武二十年及永樂八年至正統景泰天順間亦嘗以春秋仲月十一日為上戊其失不始於今日乞賜裁處命今後只照職掌舊制用上戊日致祭

享太廟值忌辰

正統二年十二月行在禮部奏正統三年正月初六日享太廟上御正殿受奏然是日值宣宗皇帝忌辰例不

鳴鐘鼓第視事西角門禮有不同請裁之上曰祭祀重
事還宜陞殿餘悉遵永樂間例行之

元旦日食免諸禮

正德元年十二月禮部奏明年元旦有朝會宴賞之禮
今孝宗皇帝未踰大祥又當日食宜免稱賀上曰元朝
日食災變非常朕心警懼何以賀為諸禮其悉免之

廢后喪祭議禮

正德三年憲廟廢后吳氏薨大學士李東陽等言漢成

帝廢后許氏葬延陵交道廐西光武廢后郭氏葬北邙山凡皇后廢黜史冊猶稱廢后書有葬地不曾有降為庶人之禮廢后吳氏原奉憲宗皇帝詔書止云退居別宮閒住屢朝以來服食供奉皆從優厚今日之事宜令禮部斟酌儀節凡事宜從簡省而殯歛祭葬皆不可缺以存皇上敬老念舊之心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亦美事也上諭禮部喪禮倣英廟惠妃故事太常寺以祭儀請命歲時用素羞別祭於墓所

時享與梓宮在殯同行禮

嘉靖元年禮部奏七月初一日孟秋時享太廟恭遇武宗皇帝梓宮在殯按禮宗廟之祭不可以喪廢惟先期致齋鴻臚寺免請陞殿太常寺止具本奏知至日設樂而不作從之

慶賀箋文暫移易

嘉靖元年南京禮部以武宗皇帝徽號未定慶賀箋文有碍題稱且箋文舊式有中宮協相之文尤非今日所

宜移文禮部議請暫稱皇后為武宗皇后箋文舊式稍加刪正頒示在外文武諸司上命如儀暫行之

三禮先後行

嘉靖元年八月禮部言是月初十日恭遇萬壽聖節因武宗皇帝山陵未畢已奉旨免行慶賀禮至期百官各具青素服黑角帶於西角門行五拜三叩頭禮但是日為孝慈高皇帝后忌辰仰惟皇上孝心純篤同日行禮誠恐未安臣等議擬先期一日行從之

忌辰暫免經筵

嘉靖元年仁宗昭皇帝忌辰遣官祭獻陵先是給事中安盤等奏稱是日適值經筵衣緋賜宴輟講則廢學如儀則忘孝請移經筵前一日上下其議禮部覆言經筵禮儀期日屢朝未之有改考之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此專指父母而言祖父以上禮經未載伏聞孝宗在位遇憲宗忌辰仍御經筵凡侍班等官俱衣青綠花樣賜宴宜倣此行上特旨暫免

除服近元旦行禮

嘉靖元年壽安皇太后服除部臣毛澄等請上即吉御奉天門視事議再上不許命考孝肅太皇太后喪禮行之澄等又言孝肅太后崩時距葬期不遠故暫爾持凶以待山陵事竣與今事體不同况當正旦朝元之會亦不宜素冠縞衣臨見萬國若孝思未忘第毋御中門及不鳴鼓足矣上不得已從之仍免朔望日陞殿

喪內行吉禮

嘉靖十四年莊肅皇后崩上命禮部具喪祭儀尋遣中
官諭曰喪禮量視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制行於是禮部
具上儀注中有上素冠素服經帶舉哀及羣臣奉慰等
禮上覽之曰朕於皇兄后無服制矧奉兩宮皇太后在
上又迫臨聖母壽誕忍用純素朕青服視事諸合行禮
儀再酌擬來聞於是禮部尚書夏言等上言大行莊肅
皇后喪禮其在臣民者無容別議惟是皇上天子之尊
服制既絕則不必臨御西角門及一切奉慰禮皆不當

舉但羣臣成服之後又不當素服於奉天門朝參蓋情固有所當伸而尊尤在所當避宜候命下暫免朝參便因復條未盡事宜具儀以上制可復諭言等聖母壽辰爾百官俱不必赴衙門只各居私所盡制大學士張孚敬等言聖母壽誕禮吉之至重大者若令百官皆私所盡制豈特臣下之心不安惟皇上之心必有未安者宜吉衣終日庶於禮儀允協上以其體君忠敬從之二月鴻臚寺奏本月初十日俱發祀齋期雖以人行莊肅皇

后喪然大祭為重詣令百官暫服青綠錦繡將事其各衙門引奏人員亦具淺淡服免行禮上從其言又以會試係國家求賢吉典考試官及諸執事官進場日亦許服青綠錦繡場中供事則用淺淡服色免宴

冊封德妃議禮

嘉靖二十年冊封德妃張氏是時妃娠將就室上先諭禮部尚書嚴嵩即今保祥妃氏無封難於文移其以二十七日命官告廟發冊卿會內閣丞計上之嵩會各臣

議上方靜理若御殿傳制致詞稱賀恐勞聖躬又妃方在詳謁告內殿遠涉車輿恐非所宜且上既不御殿當從奉天門發節冊妃具服迎送節冊及謝恩行禮皆如故議入從之命翊國公郭勛祭告內殿成國公朱希忠為正使持節大學士翟鸞為副使捧冊行禮詔勛等行禮發節冊仍於奉天殿

大喪遇祭百官服

嘉靖二十年是月五日百官服滿會有大享時袷禮禮

部請服所宜上曰禮情一定不可變亂服色隨主祀者
大享齋戒服吉正祭用樂時袷齋戒惟用青綠花樣祭
樂設不作朝叅辦事百官青衣本等帶退仍烏帽素衣
祔陵日仍喪服

居喪遣攝祭

隆慶元年禮部又言歲暮大袷孟春時享皆國之大體
我皇上承奉宗祧宜親致祭而大行皇帝服制未除皇
上哀慕方殷不敢遽請考之古禮云不與祭則攝而說

者以為有故乃不與祭如居喪之屬是也今次二祭請
遵弘治十八年例暫遣攝事樂設而不作鴻臚寺免請
陞殿皇上即喪次致齋恭候釋服遇有大祭仍遵祖宗
舊制聖駕親行其陪祀官亦在二十七日之內宜俱令
暫免俟釋服之後恭陪如常從之

大行喪祭太社稷

隆慶元年太常寺以祭太社太稷請如例遣官攝事上
命禮部查議至是覆言臣等謹按禮曰喪三年不祭惟

祭天地社稷為越紳而從事說者以為不敢以卑廢尊以已事廢公祀也今太社稷祀典雖在世宗皇帝未升祔之前然稽諸越紳行事之說似不可廢宜如憲宗武宗朝例鴻臚寺免請陞殿太常寺具本奏知至期請皇上躬詣壇壝具服致祭樂懸而不作致齋之日上具黃素袍翼善冠百官淺色衣朝參其陪祀官各具祭服行禮如常上從之

改議郊社諸典

隆慶元年禮部遵詔會議郊社諸典禮及祔葬祔享之制一郊祀之禮謹考國初建圜丘於鍾山之陽用冬至祀天之日月星辰太歲從祀建方丘於鍾山之陰用夏至祀地以嶽鎮海瀆從祀俱奉仁祖淳皇帝配又築朝日壇於城東夕月壇於城西用春秋分行事日月亦以星辰從祀俱不奉配洪武十年始定合祀之祭每歲正月擇日行於大祀殿三十二年更奉太祖高皇帝配永樂十八年北京大祀殿成行禮如前儀洪熙元年增奉

成祖文皇帝並配嘉靖九年始建圜丘於南郊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從祀建方澤於北郊夏至祀地以嶽鎮海瀆陵寢諸山從俱奉太祖高皇帝配又建朝日壇於東郊以春分祭日無從位建夕月壇於西郊以秋分祭月亦以星辰從祀俱不奉配臣等議以天為地分祭昉於周禮圜丘方丘之文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諸儒議論不一我太祖定鼎之初與一時儒臣斟酌考訂首建分祀之禮其後因感齋居陰雨始改合祀

至我皇考大行皇帝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蓋太祖始分而後合皇考改合而為分皇考之更制即太祖之初制也今分祀已久似難紛更宜照例南北二郊於冬至夏至日恭請聖駕親詣祭仍奉太祖高皇帝配其東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聖駕親祭餘歲遣官代行其地歲暮孟春遣官專祭至如天地神祇已從祀南北郊其仲秋神祇壇之祀不宜復舉

一祈穀之禮謹考祖宗朝原無祈穀之禮惟郊藉田有

先農壇國初每歲仲春上戊日聖駕親祭先農遂藉田
永樂後惟遇列聖登極之始僅一舉行其他歲遣順天
府官代嘉靖九年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於大祀殿十
年以啓蟄日改行於圜丘十八年又改行於禁內之玄
極寶殿遂為定例而先農之祭亦不廢臣等謹議禮稱
元日祈穀於上帝其詳亦不可考我國家先農之祭蓋
即祈穀之遺意自皇考俯納言官之請肇興此典夫既
祭先農復云祈穀二祀并行於仲春不無煩數且玄極

寶殿當禁嚴之地而百陪祀宵分出入事體深有未安
臣等竊以為宜罷祈穀之禮止於先農壇行事為當恭
遇聖主登極則親祀先農并行耕藉禮其餘每歲仲春
仍遣順天府官代行庶合祖宗舊典

一大享之禮嘉靖十七年我皇考舉明堂大典以季秋
享上帝奉睿宗獻皇帝配尋乃撤大祀殿改建大享殿
然每歲惟於禁內之玄極寶殿遣官行禮以為常亦未
嘗於郊壇親祭也臣等謹議明堂大典大享雖稱古制

而制度之詳亦不可考見皇考肇舉此祀無非追崇睿宗以昭嚴父配天之孝但自皇考祀睿宗則睿宗為嚴父自皇上視睿宗則睿宗為皇祖若以今日仍奉睿宗配帝似於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義不甚相協恐非所以妥睿宗之靈而安皇考之心也故臣等以為大享之禮可罷

一社稷之禮謹考國初建太稷異壇同壇以句龍后稷配仁宗三十一年更奉太祖配永樂中北壇成位置如

故洪熙間又奉成祖配嘉靖九年遵復初制以句龍后稷配十年復於西苑隙地墾田樹穀建帝社帝稷二壇每歲以仲春秋上戊次日行所報禮臣等謹議帝社稷之名則自古及祖宗廟皆無之國初大社稷之建悉遵古禮而皇考仍以句龍后稷配實合太祖初制無容別議至於帝社稷之祭不無嫌於煩數臣等竊以為止宜照舊奉大社大稷之祭其帝社帝稷宜罷勿舉

一陵葬廟祔之禮謹考我國家自宣宗以前陵寢合葬

若太廟祔享則惟一帝一后又后為元配始得升祔恭
惟孝潔皇后為大行皇帝元配禮應合葬永陵祔享太
廟先年神主回京時本部曾請祔享以其時未有本室
暫祔奉慈殿則以俟孝烈皇后雖曾正位中宮然非元
配今先已祔廟又奉孝潔皇后同祔則二后並配非祖
宗舊制若因孝烈皇后先祔而遂使孝潔皇后不得升
祔則舍元配而祔繼配亦非祖宗舊制况孝潔皇后宜
祔之禮皇考先年已有欽依近日復有遺命臣等竊以

為皇考大行皇帝升祔大廟之時宜請孝潔皇后祔享而移奉孝烈皇后於別所仍於大行皇帝發引之先遷奉孝潔皇帝梓宮於永陵與聖母梓宮同日祔葬孝烈既以祔葬似當次列祔其孝潔皇后孝烈皇后尊諡乞勅臣等撰擬議又奏進薦上冊寶庶幾名分正而典禮全矣上以其禮官會議允當如議行之

景王之國禮

嘉靖三十八年禮部言皇上欽承祖宗大制諭景王之

國乃以父皇命子與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親命諸王事體相同比之列聖以兄命弟者有間臣等伏攷先朝故事皆奉天門陛辭而行今景王遠違聖慈乞令前一日王與妃恭詣御前面辭行五拜三叩頭禮祇受皇上訓命禮畢王與妃詣母妃前行四拜禮出辭裕王至府內行兩行又國初諸王之國百官俱送至龍江關候王登舟而返以後此禮不行惟先一日詣王府拜辭而已今景王承皇上親命之國禮宜從其重者乞令文武

百官先一日詣王府行辭禮至次日各具朝服侍班候王行禮畢出易吉服送至崇文門橋南候王輅過而回則國典人情庶為兩盡報可

變通禮

有妃喪遇祭期

洪武九年五月將有事於方丘適有晉王妃之喪上命翰林侍講學士宋濂考古制以聞濂對曰按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喪服傳云宮中有

喪三月不舉祭既葬而祭宋真宗時有內喪太常禮院
言準禮宜祭天地社稷神宗時當郊而喪未除帝以為
疑講讀官王珪司馬光王安石皆以為不當廢夫郊社
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可廢示
有尊也上然之

喪禮遇時享

洪武二十五年上以皇太子新薨欲停祭祀而時享在
邇復命禮部右侍郎張智翰林學士劉三吾等以郊廟

合行典禮參考古制議定以聞於是智等奏曰宋會要
王制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蓋不敢以卑廢尊也真宗
居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圜丘
服衮冕車輅儀物音樂緣臣事者不廢南郊所有鹵簿
儀仗冠冕車輅宮架登歌鼓吹並如常儀及宰臣畢自
安請聽樂真宗批荅云除郊天之事資禮樂以相成須
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
不作其各處警場止鳴金鈺鼓角今定議天地社稷先

師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諸神皆係祀典神歷代帝王乃是紹承統系宜如宋制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亦備而不作詔從之

變通禮

天順二年以大祀天地親祀力疾行禮上御奉天殿誓戒文武羣臣致齋三日上召內閣臣李賢謂曰大祀期至朕足疾未愈欲自行禮但艱於拜起令人扶可乎賢

曰陛下力疾行禮足見敬天有誠雖扶何妨上從之

大祀遇大行喪

成化元年禮部奏春二月該祭太社太稷遣官祭先師孔子故事祭社稷太常寺先期奏齋戒至日上躬詣壇躋行禮釋奠先師傳制奏樂遣官行禮茲遇大行皇帝喪禮禮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謂不敢以卑廢尊以已喪廢公祀也社稷之祭請上如禮行之釋奠先師遣官如故免傳制制可

萬壽遇冬至

成化七年禮部言今年十一月初二日恭遇萬壽聖節是日又遇冬至節乞照例二禮併行所宣冬至節表內加忻逢聖旦等語在外祝壽禮今茲冬至下加恭遇聖旦等詞預行各王府及天下文武衙門知會從之

進春遇星變

成化七年十二月丙戌立春順天府官進春例登殿受賀上以星變第常服御奉天門命順天府官便服進春

免賀

殿試遇太子喪

成化八年禮部奏例應三月初一日殿試而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在初六日值悼恭太子發引上不視朝請改殿試於十五日從之

日食遇時享

成化八年三月禮部奏今年四月初一日日食文武百官例赴本部救護然其日孟夏時享太廟俱在午後行

禮彼此有妨宜如孟秋時享例於初一日早行禮彼此是日免朝時享如所奏

免行飲福受胙禮

弘治六年二月禮部尚書倪岳等奏明年正月初七日大祀天地前期三日以孟春享太廟值大祀齋戒之始宜免行飲福受胙禮

視牲遇日食

正德十年十二月朔日食是日車駕當出視郊祀牲禮

部請移於次日且言視牲乃郊祀之始日食乃天變之大今大禮將舉忽遇此變上天示戒亦昭然矣伏願順承天意益加敬畏自此以往皆郊祀之所有事起居必以其道出入必以其時一遵祖宗典訓而慎行之至於朝賀燕享亦莫不然則天心感格灾變不足弭矣

齋戒暫免傳制

嘉靖十一年禮部言二月四日祀先師孔子先一日當傳制同日上親行祈穀禮恐二禮不能並舉得旨祈穀

禮重既專齋戒傳制暫免

歲暮大禘酌儀

嘉靖二十年禮官議歲暮大禘當陳祧主而景神殿隘不能盡陳請暫祭四祖於後寢用連几陳籩豆以便周旋前殿兩廡故有列廟神龕孝潔神座請移別所尊藏以便親王功臣侑享詔可四祖在寢祝讀於前殿太祖位前改特修大禘禮太廟句為特修大禘之禮敬皇后神主業已還內不書待詣廟而後書

正旦值立春

正統十年十二月禮部尚書胡濙等奏明年正旦立春舊制立春順天府官四拜進香復四拜文武百官五拜三叩首今二節同一日宜殺賀立春禮順天府官進香後文武百官即詣班行賀正旦禮從之

萬壽遇冬至

天順五年七月禮部尚書石琚言十一月十一日萬壽聖節是日遇冬至羣臣賀詞各異聖節不傳制冬至傳

制今請通致詞曰律應黃鍾日當長至恭惟皇帝陛下
萬壽聖節應乾納祐奉天永昌臣某等誠歡誠忭敬祝
萬萬歲壽然後以冬至制詞傳荅羣臣其各處賀表宜
讀重復請通宣表文曰忻逢長至恭遇聖旦其在外衙
門行告天祝壽禮曰今茲冬至至恭遇聖旦聖壽益增上
從之

聖旦遇服制

嘉靖元年八月禮部奏初十日萬壽聖節文武百官朝

服慶賀今武宗皇帝服制未闕又遇孝慈高皇后忌辰宜免習儀初九日廷臣并進表官各具吉服於奉天門致詞五拜三叩首表文免宣讀詔可

喪禮遇祭日及吉典

嘉靖十四年正月鴻臚寺奏本月初十日俱祭祀期雖大行莊肅皇后喪然祭為重請令百官暫服青綠錦繡將事上又以會試係求賢吉典考試執事官亦得服青綠錦繡中供事則用淺淡服色免宴

大喪遇日食

隆慶六年大喪方成服遇日食百官先哭臨後赴禮部
青素衣黑角帶向日四拜不用鼓樂

頒歷值冬至

成化十四年禮部奏今歲冬至十一月朔舊例以是日
頒歷二禮難於併行請會翰林院定議上命免議以十
一月一日進歷

即位在大行喪服內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光宗皇帝登極在大行喪服內令文武百官是日俱吉服入朝俟行禮之時更換朝服禮畢仍吉服出朝禮部奏升殿頒詔係至大吉典照得是日文武百官朝臨二十七日之期未滿合無是日暫免朝臨那後一日補足奉聖旨是欽此

大行喪內值千秋令節

弘治十八年是日文武百官穿青衣服黑角帶行五拜三叩頭禮

隆慶元年是日欽奉明旨免行

脩省遇聖壽

嘉靖十一年八月上以彗星見東井諭閣臣曰朕聞彗星又見於井宿之間夫斯變也未及三歲凡三見焉乃朕所召卿等即刻傳意於禮卿言生辰慶賀俱令免行不必吉服只常服視事以承天意于是禮部尚書夏言等奏萬壽大慶凡內外臣工荒遠夷使無不欲恭祝以伸臣子之情盡廢不舉則下情鬱而未宣况天變實繇

臣等若使禮成之後痛加脩省似與天地人心方為允
協上曰然應天必以實茲不過變其服色暫輟禮儀耳
慶賀禮姑聽卿請禮畢之後務實加脩省以弭變異於
是禮部復請自十四日始如故事各素服角帶朝叅辦
事三日仍通行九卿六科十三道各條例時政得失以
聞上曰十四日本因事輟朝不得更言脩省其自二十
一日始淺衣辦事三日九卿衙門官還各令自陳以聽
裁處務要思忠論實毋挾持泛引假公報私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
卷九十六

二十六

禮部志稿卷九十六